

蔣竹莊先生誨述

孔子與釋迦

魏家驊題



孔子與釋迦

在暨南
學校講

蔣維喬

「孔子與釋迦」一題：範圍極廣；今但就二聖同異之點，略爲說明。

(一)降生年代相同 通常稱釋迦降生至今(民國十三年)爲二千九百五十一年；然實相沿之傳說，多不足依據；今經學者詳徵東西史乘，考定釋迦降生至今爲二千四百八十九年；而孔子降生

至今爲二千四百七十六年；東西兩聖，實爲並世。是孔子在杏壇敷教之日，正釋迦在鹿苑舍衛大轉法輪之時也。

(二) 同爲貴族 孔子魯人；宋微子之後；釋迦中印度迦毘羅衛國淨飯王之太子。雖同出於貴族，而其境遇則異；孔子少孤，其處境逆，學成而爲偉人也易；釋迦則生長王宮，享盡人間幸福，其處境順，學成而爲偉人也難。

(三) 同爲博學多才 孔子稱爲生知之聖，體格

奇偉，身長九尺六寸。其教人以禮，樂，射，御，書，數。六藝爲主；禮，樂，書，數，屬文，射，御，屬武；實爲文武兼才。釋迦則七八歲時，一切學問，皆不習而知；深通五明之學；五明者，醫，方，明，工，巧，明，聲，明，因，明，內，明也。且有膂力；爲太子時，曾與諸王子比武；將出城，有大象立阻城門；太子手執象，遙擲於城外；疾前，還以手接之。故其有文武才，與孔子同。

（四）學說之異同 論其學說：孔子生長中國北方，崇實際，主力行，貴人事，喜保守；其學說之立腳

點，在正心誠意；而推及於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；完全爲入世派。其言道德，最重仁字；惟由親及疏，頗有等差；所謂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也。其施教則定爲五倫，以規範君臣，父子，夫婦，兄弟，朋友之義務。試觀一部論語，弟子問仁者不一，而其答案亦各異；蓋孔子因人施教，立說無方也。其一身立己達人，俱重實際；凡事涉幽玄，非所樂道；故子路問死，孔子應之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」子貢亦曰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

得而聞也。惟重實際，故喜保守；自云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。晚年道仍不行，退而刪詩書，定禮樂，贊周易，作春秋。所謂刪定，贊皆述而不作之意；即春秋亦係魯史，不過孔子加以筆削，示褒貶耳。釋迦生於中印度，印度自來有婆羅門教，偏重出世，故其思想亦受其影響，完全爲出世派。然其講入世間之倫理，大部分同於孔子；而其出世間之思想，則孔子所不道也。其教義最重慈悲二字，慈以予樂，悲以拔苦。考釋迦思想之淵源，可以其少年之故

事爲證。彼於十二歲時，當春耕節宴，父王攜之出宮遊行。見農夫耕田翻土，有受傷之蟲，暴露地面；飛鳥羣集啄食之。心中十分悲憫，因生厭離之心。於是獨坐樹下，結跏趺坐，深入禪定。父王尋覓得之，問何故坐此？答云：見諸衆生，互相吞食，心生哀憫，故坐於此，不願還國。父王慰之，恐其出家，與百官商議，加增宮中娛樂之具，復爲納二妃，極人間一切樂事，以娛太子。太子毫無染着心。後父王復令出遊，使增見聞之樂。太子見民家喪葬，因念人

間生老病死之苦，思解脫之。年十九，中夜逾城出家；入雪山，修苦行六年；遂於十二月初八日子時，在菩提樹下，豁然大悟，成無上正等正覺。更以其所悟者，出而普度衆生；說法四十九年，而自云未嘗說一字；蓋釋迦之意：重證悟，不重言說文字；譬猶以船引度衆生，達於彼岸；既至彼岸，則船亦應捨；若執著言說文字，以爲道之所在，是猶既至彼岸，仍負船而行，是愚之甚者。又如一輪明月，高懸天際，或不見月；先覺者用手指點之；其目的在使

見月，不在見指。倘或人祇凝視此手指，而以爲月之所在，不亦謬耶！經典猶船與手指耳，若重文字而輕證悟，是負船而行，視指爲月之類也。今所傳佛藏經典，至爲浩繁；皆佛滅度後，其弟子恐日久遺忘，互相結集而成；並非佛在世時，有所著述；此又與孔子之親自述作不同者也。

觀孔佛二家之學說：一重在入世，一重在出世，淵源迥然不同。而我國人自來習慣，開口則云三教同源；是可見吾人思想之籠統；因此治學之方法，

亦最喜附會，不知分析；學者不可不力除此病也。

附錄

佛學大意

昔在上海商科大學，演講佛學大意；學生筆記稿，未經鄙人檢定，遽在申報發表，海潮音、居士林等雜誌亦輒轉登載，因見其中不免錯誤，故改定之如此，蔣維喬誌：

中國向有儒釋道三教，實則儒家是否是宗教，尙未有定論；道家淵源於黃老之哲理，三代秦漢之時，極爲盛行；至後漢張道陵，托名老子之道教，實

非道家之真面目也；佛教自漢時入中國，勢力甚大，哲理亦深；今流傳之藏經有八千餘卷；其教義之精博，世界宗教莫與比倫，誠極高等之宗教也。近代研究佛經者，自安徽楊仁山先生始。先生曾以私財收藏經典，加以校訂，創設金陵刻經處，刊印單行本，以惠後學；吾儕得略窺祕奧，皆先生之賜也。佛經極不易看，因其中術語太多，且其文由梵文譯成，梵文文法之排列，與中國文法相反；故譯成之經，另有一種文體。初讀佛經，遇難解之處，

不必退縮，無論了解與否，依舊向下讀，讀得多，自會領悟，大約了解一二部，便可漸漸推及其餘。今欲講佛學大意，第一須明白佛教的目的。佛教的目的，在明心見性。心有二門：一真一妄。真心不生不滅，常住不動；妄心忽生忽滅，變動不已。佛教的目的，即使我心反妄歸真，造乎不生不滅境界。我等現在所住之境，俱是虛妄不實。何以故？譬如桌子，放在此地，好像是實在不動；但是他組織的原子，相互之間，變動甚速，絲毫不停，變久則壞，到了

後來，腐朽不堪用矣。吾人身體亦然，從生理上講，人身爲十四原子合成；原子組成細胞，無數細胞，集合而成身體。此細胞隨吾人言語動作，逐漸分裂消耗，再由吾人攝取之食物，經胃腸之消化，變爲血液，發生新細胞以補充之。此細胞之消耗與補充，新陳代謝，密化潛移，剎那不住。試取鏡照面，則見我少年時，已非幼時面目，壯年時已非少年面目，至老年則血枯皮皺，面目全非矣，是卽新陳代謝之作用也。故就生理上計算人身新陳代謝

之作用，不過七年，全身必另換一個；特其變遷微細，吾人不自覺耳，此吾身生滅之現象也。大凡世間一切物，在生滅之中者，皆是虛妄不實，豈但吾身如此，吾心亦然。試反觀之，則覺千端萬緒之妄念，倏生倏滅，刻刻不停，此妄念是攀援性，由甲至乙，由乙至丙至丁，以至無窮。學佛之目的，即在息此妄念，歸於真念。但妄念之外，並非另有一真境；妄念生時，是爲妄境；妄境息時，卽爲真境。譬如大海，風平浪靜，此海之真相也；風起浪興，則海之妄

相也；風浪息，則海之真相可見；並非風浪之外，另有一海相。吾心妄念一息，卽是真心，亦非妄念之外，另有真境。所以佛家之用功，重在息妄。安心息，卽真心之名，亦不必存在矣。今之生理學上，分心爲知情意三分；佛家則分爲八識，比較精細。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爲前五識，第六意識，第七末那，第八阿黎耶。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爲六根，其所對之色，聲，香，味，觸，法爲六塵，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意及色，聲，香，味，觸之意義，均較易明。惟法之意義，並非法律法規之謂；乃指

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，爲意識所想得到者而言，因天地間一切事物，俱有一定秩序，故名之曰法。末那之意義爲執我。執我，爲一切罪惡之根源。吾人之我見，乃自有生以俱來；譬如小兒，自母胎出生，就知吃乳，雖爲一種衝動，然已知有我身在，欲營養之，此卽執我也。阿黎耶之意義爲含藏；譬如吾人，能追記往日或數十年前之事，卽阿黎耶之功用也。真心是不生不滅，由真起妄，如海起風，故稱識浪。前七識之識浪，皆依第八之阿黎耶，故阿